

竹取拾遗物语——外传·蓬莱山古文教室

2026-09-08 · 竹取拾遗物语 · 外传, 东方, 月都, 蓬莱山辉夜

■ 辉夜获得现代身份，并应聘补习班老师的故事。



声明：本作在属于东方 project 二创的同时，是站内小说《竹取拾遗物语》的外传，含有《竹取拾遗物语》的部分相关设定（二设内容），并包含对现实世界中本作所提到相关事物的考证和适当架空。

这篇文章同时也发布在哔哩哔哩，并参与 2026 年的辉夜日（9 月 8 日）接龙：

[哔哩哔哩](#) 竹取拾遗物语——外传·蓬莱山古文教室

八意永琳，曾经的“月之头脑”，或许现在也是。她望向桌子上一份一份的资料，仔细地确认着。德国文理中学的成绩单、毕业证书和在学证明，在德国的居住证明，Abitur 资格证书……

虽说是伪物，但就算是开具证书的方面仔细端详，也很难辨认真伪，更别说要是拿到日本……

放着证书的这张桌子，是为了让公主大人在现代环境中学习现代知识，特地从香霖堂淘来的。虽说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世界羁旅刚刚结束，这种桌子也不是未曾用过，但公主大人觉得还是坐在这种桌子上学习现代知识才对，所以还是破费了。师匠罕见地没有反对这种浪费钱的行为，大概是为公主大人又一次想要入世一段时日感到高兴吧。

蓬莱山辉夜，也正是做主要买这张桌子用来学习的人。至于学了什么——目前还在攻读现代日语这一深奥的学问。因为觉得自己不是小孩子了，所以直接从初中生课本开始看，现在已经学到中学三年级了。虽说学习进度是这样，但原因其实是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近现代的日文小说了。

现在，辉夜和永琳正在一起查看这些文件。

“幸好我真的会德语呢，两百年前所学。”

“没关系的，公主殿下。”永琳的嘴角勾起一丝笑。“自从那个马丁·路德规范了德文拼写以来，德语的形式没有过大的改变。您只要像歌德的作品一样说话就可以了。我们去的又不是德国。不过，德语的官方正字法在1901年才首次完全统一，语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只需要您接下来一星期内接受琴音的现代德语会话训练就可以了。外界应该会把这个叫做‘独会话’吧。不过，能不能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也用现代日语呢。”琴音是跟着辉夜旅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月兔，自从辉夜和永琳射杀月使之日就当逃兵。因为能力是“解释事物程度的能力”，很受器用，一直是充当翻译，再在一段时间内教会辉夜当地当时的语言和文化，让辉夜融入当地的角色。

“知道啦——”辉夜的声音一瞬间软了下来，带着一种撒娇的意味，但又马上恢复了平时的神态：“那么，这么说来，我就叫赞岐加惠子了。还真是滴水不漏的资料呢。”

永琳欠身：“是的。本次为公主殿下准备的身份是名为‘赞岐加惠子’的归国子女。作为旅德学者赞岐茂的子女，因为父亲去世而回国，平成十八年，也就是西元2006年出生，今年17岁。”

“2006年……居然都这个年份了啊。而且，居然是17岁……”

“是的，公主殿下。我调查了日本国《国籍法》，根据令和四年4月1日的修订，如果年满十八岁就不能这样获得日本国籍了，那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归化之类的办法来获得合法身份，需要在日本连续住上五年。”

“难道不是已经连续住了一百多年了吗。”辉夜用一种早就知道答案的口吻笑问。

永琳的回答则带着一种无奈的宠溺。“不行啊公主殿下。永远亭是开不出这样的证明的。”

“那么，只需要去提交申请，等待结果，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的，公主殿下。不过，如果您没有放弃打算的话，我建议您在这之后就要把高等学校知识的学习慢慢提上日程了。现在外界的发展很快，优哉游哉的可不行。”

“知道啦——”辉夜又稍微撒娇了一下。“那我走啦。”辉夜用了一个现代日语的寒暄。

“请您去吧。”永琳也用现代日语的寒暄回答。

两周后，（设定上）长期住在神保町的辉夜步行来到了东京法务局。

辉夜取好号后，到桌子上把申请表按照玻璃板下压着的范本填好，坐在等候椅上，不太熟练地用着新买的手机。

“……7086号，请到3号窗口。”

女性职员用温和的声音呼唤。

辉夜听到叫自己的号，熟悉了一下乐福鞋的触感，随后站起身，走了过去。在永远亭穿惯了木屐，有点不习惯西洋鞋履的感觉了。

窗口的职员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戴着圆圆的黑框眼镜。她接过辉夜双手递给她们的文件，从头到尾哗哗地翻阅着。翻文件的动作很快，但阅览的速度并不快。辉夜心想，当今时代来办这项业务的人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她环视大厅，看着周围的人。大部分是来申请归化的。她这样一位东洋美人混在其中，倒有些格格不入。

“赞岐加惠子女士。”职员呼唤道。辉夜听到自己的化名，想了一下，把头转回。

“让您久等了。文件十分齐全，您是两年前的日本是吧。有一点想和您确认一下。”

两年前回到日本，是两年前用伪造的德国护照做的全套假流程。这样出入境记录方面也万无一失了。辉夜点头：“是。”

“令尊是赞岐茂大人对吧。说是在德国去世——”

“是的。今年春天。”

辉夜十分冷静地应对。她非常清楚自己在说谎，但这样的事早就习以为常了。这一千三百年来，光是为了编造身份融入地上，她就已经不知道撒了多少个这样的谎了。她的言语，既可以传递真实，也可以编撰故事。

“原来如此，明白了。证明文件诸项，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职员顿了一下。

“赞岐女士，您的日语说得真好。您是在德国长大的，那么是家里一直说日语吗？”

听起来是闲聊的话，或许是在试探文件的虚实。毕竟她的工作就是这样。

辉夜莞尔一笑：“家父对日本古典文学十分重视，自幼就要求我通读《竹取物语》。家父说，这篇最适合入门。日语从小就是我的母语。”

这句话倒是不假，虽然父亲——养父，竹取老翁并没有让辉夜读《竹取物语》，但辉夜的母语确实可以说是日语。

“原来如此。那么，我就为您办理申请手续了。等到结果出来通常需要几个月——”

“是。我等着。”辉夜轻轻点头。

职员以对待 17 岁少女的方式向她微笑。

窗外，十月的阳光带着些许秋意，斜射进法务局 8 楼的百叶窗。这样的水泥森林，面目全非，又从未改变。人类文明就这样百代流转、千秋延续。辉夜拿着对她来说还有些新颖的走珠笔，签下了——

讃岐 かえこ（赞岐 加惠子）。

本来是叫かゑこ（Kaweko）的，永琳看到后告诉辉夜，ゑ（we）现代已经不用了，于是改成了かえこ（Kaeko）。

住在神保町的确颇有趣，神社教会，博物馆、美术馆，图书街，琳琅满目让人感叹目不暇接。

辉夜自此在永远亭学习，周末有时偷偷来到神保町生活。就这样过了三年。

今年是令和七年，也就是西历 2025 年，辉夜（设定上）20 岁。虽说应该是三年都在学，但实际上前两年还是做一些和现代学校课程没关系的事，在神保町以休学归国子女的身份着实玩了很长一段时间，偶尔甚至还出趟远门。一直到今年年初，才定下决心好好冲击高卒和学习塾讲师检定。

没错。辉夜今年年初才决定要做什么——一名古文教师。经过永琳和铃仙的多方调查后，发现在现代日本，成为学校教师必须在大学修满学分。辉夜说着“我可等不及呀”，一边寻找着替代方案。

于是最后决定考取高等学校卒業程度认定试验（即高中同等学力认证考试），再考取学习塾讲师检定的学习塾指导者认定试验（即课外补习讲师资格考试）。

日本的补习教师由公益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管理，机构和个人的认证都要经过这个机构，所以在证明自己学力之外，不得不再考取相应的资格。虽说想到高中同等学力认证可能不如大学，但辉夜显然并不打算再修一个学士学位了。

“毕竟这个学位又用不了多久，过了二十年就不能用了吧。人家会被问‘为什么这么大了容貌却没一点变化’，真叫人寒心~”

这么说着，也就草率地决定了。同时草率决定的还有高卒的受试科目——国语、地理、历史、公共都是必修，好在对辉夜来说也不算什么难事；过去一年也熟悉了现代英语，所以英语的问题应该也不大。“英语的变化怎么这么大啊——所以说没有确定的还是不要乱用的好！”当时辉夜天天向琴音这样抱怨。至于另外必修的数学，辉夜可是下了一番苦功。理科需要在物理基础、化学基础、生物基础和地质学基础四选三，以及科学与人类生活加上前面四门中的一门两种方案中选一，于是就选了看起来相对容易的科学与人类生活+生物基础的组合。

于是在四月份报名以后，八月份辉夜就来到了位于东京大学的考场。

“住在神保町还真是方便呐，不愧是本公主的英明决断。”辉夜开玩笑一样地和来送考的永琳说道。

“公主所言极是。”永琳一如既往地纵容着辉夜。“那么，中午按照公主殿下说的，就不来打扰了，公主殿下想在哪里休息都可以，不过请注意不要耽误了考试的时间，毕竟午休只有一个小时。今天晚上的‘科人’科考完后，我会带着琴音来接您。明天则是我和铃仙接送。祝您武运昌隆。”科人就是科学与人类生活的简称。

“多谢师匠关心。”辉夜捏了捏永琳的手，让永琳暗自有些欣慰，却不显露于色。“那我进去啦。”辉夜把手机掏出来关机，然后试了一下手腕上那块实际上有二百年历史的手表。昨天铃仙对着电视机调了好久手表才调好。

上午因为不考物理基础，所以辉夜十点才到考场。需要参加的第一科是10:50开始的公共，考试时间50分钟。

辉夜拿到试卷，大笔一挥就在姓名栏写下了一横（“蓬”的草字头第一笔），随后又想了想，把它描成了一个有点奇怪的“讚”字的右半部分，再完整地写下了“赞岐加惠子”几个字。拿起铅笔填完考号以后辉夜算了一下生年月日才填涂好，然后填涂上了考点。

然后辉夜翻开了考卷。

第一科考试还算顺利，虽然公共是非常现代的学科，但根据辉夜在神保町到处玩的经验结合草草看过的课本，也能答出绝大部分题目。

午休的时候，辉夜吃过饭团，在东京大学内散步。

“本乡校区的建筑还真是洋风浓厚呢。”她站在安田讲堂，仰望着上面挂着的钟。

下午12:40先考国语。

在看到第一篇文章的时候，辉夜有些吃惊。

“Hyposubject（下位主体）……这种东西居然会出现在国语考卷里吗。”本来有些放松的辉夜认真了起来。

文章是讲在“超客体”（气候变迁、疫情等超越人类尺度的问题）显在化的时代，人应该以怎样的主体姿态生存下去。哲学家蒂莫西·莫顿提出，试图主宰意义、俯瞰全局的上位主体时代正在终结，人类应该接受自身的弱与不完满，以摸索未知的姿态活下去。莫顿认为，达成下位主体状态的关键是像幼童一样，以游戏的探索心态与现实交互。面对无法逃避的全球议题，应当像植物一样留在原地磨炼，持续地认知现实。

辉夜皱着眉头读完了文章——因为以她对现代日语的掌握来说，阅读起来有些吃力。读完后她舒展眉头想：这或许和自己一千多年来的立场有些相似，只是用了一千年后的语境来解释。就好像当年建御名方神被师匠击败，却没有和父兄一样逃避，而是接受了“败者”的地位，来到了諏访继续守护一方。只要能看到事物的一部分，就能够有所启发了，就像她一千三百年的旅程一样，人类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

是连续变化的，根本就看不完。“规则是在不断变化的啊，就连日语的语法规则也一样。”辉夜轻松地想着，看向了左边的题目。（因为国语考卷是竖版）

什么嘛。选出带有同音汉字的片假名表记单词中，同音汉字的写法也相同的一个；指出文中“这个可能性”指代的内容；关键词理解；接续词选择和文章观点选择。虽说文章有些深度，但做起选择题来就非常简单了。

第二篇是关于食品浪费的课堂发表，第三篇是一篇关于排球部员的小说，辉夜都饶有兴致地做完了。

然后是第四篇，是一篇古文，出自《海道记》。

虽说是古文，对辉夜来说就是后世的故事了。

江尻の浦を過ぐれば、青苔石に生ひ、黒布磯による。南は沖の海淼々と波をわかで、孤帆天にとび、北は茂松鬱々と枝を垂れて、一道つらをなす。

过江尻之浦，青苔生于石，黑布矶相接。南望沧海淼淼，波涛无际，孤帆飞天；北顾茂松郁郁，垂枝成列，一道蜿蜒。

……

后世的和文居然有这么多汉文调的词，读来朗朗上口，辉夜越读越喜欢。

漁夫が網を引く、身を助けんとして身を勞れしめ、游魚の釣をのむ、命を惜しみて命を滅ぼす。人、幾ばくの A（利）をか得たる、魚、幾ばくの B（餌）をか求むるや。世を渡る思、命をたばふ志、彼も此も共に同じ。是のみかは、山にあせかく樵夫は、北風を負ひて晩に帰る、野にあしなへぐ商客は、白露を払ひて暁に出づ。面々の業はまちまちなりと云へども、各々の苦は、これ皆渡世の一事なり。

渔夫引网，本为养身，反使身劳；游鱼吞钩，本是惜命，反致命殒。人，得了多少 A（利）？鱼，又求了多少 B（饵）？渡世之思，保命之志，彼与此，全然相同。岂止如此？山中奔波的樵夫，背负北风，暮色中归家；野间奔走的商客，拂去白露，拂晓时出门。各自营生虽然千差万别，各自苦辛，却皆是谋生这同一回事。

人ごとに 越る心は かはれども 世をすぐる道は ひとつなりけり
熙攘游波趋处异，世中利害各匆匆。想来奔走红尘事，行道殊途本同终。

……

吹きよせよ 清見浦風 わすれ貝 ひろふなごりの 名にしおはめや
吹拂复吹拂！浦风清见滩。俯身拾忘贝，愿尔不负叹。

語らばや 今日みるばかり 清見瀬 おぼえし袖に かかる涙は
:zh_cn[欲与何人说，而今见寂波。礁岩催浪碎，松翠送秋歌。

污濯衣裳净，浊澄心境皤。曾濡翻动袖，涕泪再滂沱。]

辉夜读完也有些唏嘘，想起了自己在西伯利亚，冰冻荒原上与师匠几人同行的日子。再翻到后文题目中从《梅花无尽藏》选出的七绝：

东游虽屡踏危机，清见关南天下稀。
三保松原隔波暮，至今枝有六铢衣。

看到三保松原——羽衣传说之地，和形容天人衣服的六铢衣，又想起了自己的往事。

她的目光穿过试卷，对着印刷的墨迹，来到了西伯利亚的那段路程。

西伯利亚的冷是一种存在，不是确切的感受。它无处不在，从四面八方袭来。在永不散去的积雪中，带来冻土的实感。每天清晨，睫毛末端会都沾上一层霜。用手一摸，就会化成水珠落下。

那时的师匠总是拄着形状便利的枯枝，插在雪里，发出噗簌的声音。琴音的耳朵总是裹起来，圆圆的就好像一只老鼠。

有一天遇到一条河，河面已然冻住，明明应该是透明的冰看起却是黑色的，延伸到视线的尽头。辉夜看着冰层下被冻住的气泡，像是停在了某个永远的须臾。她看了很久，问永琳：“师匠，这条河底下有鱼吗？”永琳回过头来，笑着哈出白气：“有。它们不会上来。”

辉夜蹲下，把手掌贴在冰面上。

这是哪一年的自己呢。在基本碰不到其他人类的地方，她就会忘记年代。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只是作为天地间的一介尘土旅行着。

“考试还有 10 分钟结束。从现在开始不接受提前交卷。”

一句话把辉夜从回忆中拉回。她望了望窗外，身上短袖的触感提醒她，现在正是立秋与处暑之间。教室里的温度也十分适宜，这就是现代的都市啊。于是她很快地用铅笔涂完了剩下的题目。

“英语还真是简单呢，现在的英语都这么通俗易懂了吗。数学也是，比在欧洲时学的还要简单啊。”这是考完后辉夜对永琳的点评。

“毕竟只是全民教育普及后的高中水准而已。”永琳宠爱地摸摸辉夜的头。

“啊，不许摸我的头！但是科人的名词记不住啊，日语的科学名词还真是混乱。”

第二天的地理也颇为轻松，毕竟看了一千多年的地图，只要看到地图就能想象出自己脑中的知识。历史则更是轻松，当时复习的时候一边回忆着自己的经历一边就记住了。只不过明治归隐以后得事她就不太了解了。对人类分裂，她总是叹息。

最后一门生物基础，因为永琳的特训，也相当轻松。因为后面的科目不需要考，所以下午四点半辉夜就出了考场。

出来以后，辉夜在考场外见到了永琳和铃仙。永琳递来一瓶 8-Twelve 买的乌龙茶，铃仙则提着 8-Twelve 的小吃。她知道公主大人不爱边走路边吃东西，于是只是提在手上。

三人沿着东京大学的银杏并木道慢慢往外走。八月底的银杏叶还是深绿色，比起正午减弱了些许的阳光从叶缝射入，变成地上斑驳的光点。

“后面还有学习塾讲师检定要考。”

“那个不难的，”永琳随口说着。“只需要看看寄来的教材就好了。考完加惠子就可以找工作了。”永琳按照一如既往的习惯，在外面改口称呼辉夜的假身份。“不过，修行之心切不可懈怠，须知弓道射箭也要手执二矢。”

“知道啦知道啦。”辉夜拉过永琳和铃仙的手。

高卒考试过去一个月，辉夜接到了结果发表。然后十一月的学习塾讲师检定，非常轻松地通过了。指导者认定只有笔试内容，分为“基本礼仪确认考试（基本的マナー確認試験）”和“教授科目理解度考试（担当科目理解度試験）”。辉夜理所应当选择了国语。总体考下来感觉比高卒还简单。

耐心等待十二月十五号的结果发表以后，那天晚上，辉夜就在神保町的房间内，用买来的履历用纸撰写了自己的简历。她尽量把字写得端正。因为之前的考试基本都是选择题，所以实际上并没有怎么用笔写过现代日文。有些笔画勾连还带着写竖版的习惯，而有些字乍一看似乎还是旧字体写法。她写过一遍后

请琴音帮忙订正了一遍，又重新抄写了一版。然后她重复抄写了多份这样的简历，把它们装到透明文件夹后装到了 A4 大小的信封中，再一个一个填上在神保町附近调查到的学习塾地址，准备明天邮寄。

网上求职也要做。辉夜在铃仙的指导下，在 Rikwinavi 和 Menavi 上向几个大机构投递了信息。在永琳建议下，还去几家企业的官网注册了 My Page，填写了网申简历（Entry Sheet）。

履 歴 書

令和 7 年 12 月 25 日 現在

ふりがな	さぬき かえこ
氏 名	讃岐 かえこ
生年月日	平成 18 年 4 月 5 日生（満 20 歳） 性別 女
ふりがな	とうきょうとちよだくかんだじんぼうちょうまるちょうめさんかくぼん
現住所	〒101-0051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〇丁目△番
電話 / メール	電話 090-xxxx-xxxx メール sanuki.kaeko@xxxxx.ne.jp



学歴・職歴

年	月	学歴・職歴
平成 30 年	4 月	ドイツ連邦共和国・ヴィルヘルムギムナジウム・ミュンヘン (Wilhelmsgymnasium München) 入学
令和 4 年	3 月	同校 卒業（飛び級による早期卒業）
令和 4 年	4 月	帰国
令和 7 年	8 月	高等学校卒業程度認定試験 合格

免許・資格

年	月	免許・資格
令和 7 年	9 月	学習塾講師検定 学習塾指導者認定証（国語）

志望動機

幼少期より父親の影響で日本の古典文学に親しみ、帰国後も独学で学習を続けてきました。この経験を活かし、国語、特に古文の指導に携わり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海外で育った経験から、言葉の壁や学習方法の違いに悩む方の気持ちも理解できると思います。生徒一人ひとりに寄り添った指導を心がけたいと考え、御社に応募いたしました。

未経験ではございますが、明るく誠実で積極的に対応いた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自己PR・特技・趣味

古典の素読ができ、主要な作品の一部を暗誦し授業で引用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語源や言葉の変遷を調べることが好きで、現代語と古典のつながりを説明するのが得意です。趣味は読書で、特に古典文学や歴史書をよく読みます。神保町の本屋を巡ることも楽しみの一つです。新しい環境に適応する力には自信があり、誠実な対応を心がけております。

本人希望記入欄

特になし（通勤可能範囲内であれば勤務地は問いません。週3日程度の勤務を希望）

履 历 书

令和 7 年 12 月 25 日 现在

振假名	さぬき かえこ
姓 名	赞岐 加惠子
生年月日	平成 18 年 4 月 5 日生（满 20 岁） 性别 女
振假名	とうきょうとちやだくかんだじんぼうちょうまるちょうめさんかくぼん
现住所	〒101-0051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〇丁目△番
电话 / 邮箱	电话 090-xxxx-xxxx 邮箱 sanuki.kaeko@xxxx.ne.jp



学历・职历

年	月	学历・职历
平成 30 年	4 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慕尼黑威廉文理中学（Wilhelmsgymnasium München）入学
令和 4 年	3 月	同校毕业（因跳级而提前毕业）
令和 4 年	4 月	归国
令和 7 年	8 月	高等学校卒業程度认定试验 合格

执照・资格

年	月	执照・资格
令和 7 年	9 月	学习塾讲师检定 学习塾指导者认定证（国语）

志望动机

本人在德自幼受父亲影响，对日本古典文学产生兴趣，回国后也一直坚持自学。本人希望能够活用这些经验，从事国语，尤其是古文的教学工作。

由于在海外长大，本人自认能够理解那些因语言障碍和学习方法差异而苦恼的人的心情。本人希望能够贴近每一位学生进行指导，因此应聘贵社。

虽然本人尚无工作经验，但我会以开朗真诚、积极进取的态度应对工作。还请多多关照。

自我介绍・特长・兴趣

能够诵读古典作品，部分主要篇目可以背诵并在课堂上引用。喜欢研究语源和词语的变迁，擅长讲解现代日语与古典日语之间的联系。爱好是读书，尤其常读古典文学和历史类书籍。逛神保町的古书店也是乐趣之一。对自己的环境适应能力有信心，注重真诚待人的态度。

本人希望登记栏

无特别要求（只要在通勤范围内，工作地点不限。希望每周工作约 3 日）

忙了几天的辉夜，大多数简历也是石沉大海。毕竟这样没有经验，学历又不高的身份，虽然非常好得到，但在求职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只有一些大型连锁个别指导塾，因为招牌“不问经验、不问学历、不问资格”，通知辉夜进行面试。此外还有一家在神保町附近，专攻国语，顺带教些其他语言的小型地域机构通知辉夜面试，名字叫望月义塾。

所有面试都惜败，理由千奇百怪：经历白板、高卒认定……甚至还有面试官觉得辉夜待人接物有种微妙的感觉。大概是一千三百年所积淀下来，怎么都挥之不去的古风、还有归国子女身份的奇怪距离感，和简历中三年的空白。也是在这时，辉夜的心情逐渐有些郁闷。虽然嘴上不说，但永琳能感觉到，她的积极性有些消磨。

“真是的，世俗的眼光从来如此，难道没有这种千篇一律的证明就没办法求职了吗。现代工作原来这么难找，我稍微有点理解在网络论坛上看到的那些话了……不过，要说经验我可是有一千三百年，但是怎么想也不能写到简历上……文部科学省明明说高卒认定和高校毕业待遇相同，结果还是有面试官说‘总还是（矢張り）’，难道当今时代反倒看弓道行事了，真是表里不一……还有人说我日语多少有点违和感，果然还是归国子女，拜托，你们说的才是讹口鵲舌的日语好不好……以及证明什么的，这种纸质资料的规范才形成多少年，就敢拿来规训我，要知道……”

“好了，公主殿下。”永琳坐到瘫坐在桌旁的辉夜身边。“请您挺直腰板坐好。”

辉夜哼哼唧唧地坐直，但身体还是没有发力，肩膀有些消沉地塌着。

“您说的大半都对。就算有些东西明面上说是等价的，但人类在决策时，就会多方考量许多事，总是会去规避风险……您其实也明白的吧？现代有一门叫决策学的学科，专门研究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经常效用就是要低一些。这是人类的习性，并不是针对您。”

“我知道——”

“您太独特了。现代社会，人和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容易，需要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就没有办法用更多的时间深入了解一个人了。您说话不像一个求职者，总给人一种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感觉，如果是不认识您的人要怎么办呢。”

辉夜扁扁嘴。“那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不，是有别的地方更适合您。”永琳整理起桌子上摊得乱七八糟的文件。“反倒是一些更个性的学习塾，就能够容纳您这样的人。比如说。”

永琳把之前因为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而被辉夜叠在最底下的那张望月义塾的资料抽出来。

“据我们调查得知。”她弹了一下这张纸。“望月义塾的学生并不多，联络也主要靠口碑，专攻国语，顺带教一些其他外语，没几位讲师，您或许可以去试试。”

永琳虽说是用建议的语气，其实可能已经做好了几套备案了。

辉夜在永琳手上哼唧了好久，才重新好好坐正。“……我明白了。到了面试的日子，我就去看看。”

面试那天是小雨天，辉夜反而感到有些心情舒畅。在现代都市似乎比起近代以来的城市还要格外地郁闷，因此下雨天辉夜反而感到久违地松了口气。如果可以的话，裸足穿木屐，再戴一顶宽大的市女笠，应该就更舒服了，可惜在现代显得过于引人注目，于是只好穿上了职业装，穿上了高跟鞋。不过就算是这样，辉夜打伞的姿势也还是给人一种典雅的感觉，就好像伞本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她沿着神保町的书店街走。一些平时摆在外面的书架雨天已经被收进去，露出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书脊。字，字，还是字，这恐怕是人类几个高文字密度的场所之一吧。

望月义塾在一栋老建筑的二楼，打着不甚起眼却独有风格的招牌。一楼是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卖的是钢笔、稿纸、信纸之流。楼外侧的铁楼梯通往二楼的玻璃门，上面用楷书写着“望月義塾（望月义塾）”四个字，旁边是一行小字：“国語・語学 個別指導（国语、外语 一对一教学）”。

辉夜用双手收起伞，把伞倒过来尖端朝地，但又提起来不让它接触地面。然后她推门进去。

门内空间不大，入口处摆着一个架子，上面放着几册宣传册和一本考勤签到本。墙上贴着几张打印的课程表，上面还有一些手写的修改痕迹。辉夜时常想，怎么样才能在墙壁这种竖直的平面上写出好看的字呢。不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书写工具下得到了一定的解决。角落里有一个书架，摆满了旧书，因为书上的翻阅痕迹很明显，甚至感觉有些乱，但给人一种和书店里的书架不一样的感觉。

“欢迎。”

走廊里传来一个声音。一位头发花白的男人走出来，穿着西装，但没打领带。身形有些瘦弱，但精神矍铄。金框眼镜后射出的目光却并不显得衰老。他看到辉夜，自我介绍：

“我就是原来是国语教师的望月诚一。”

“我是赞岐加惠子。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辉夜向他微微鞠躬，幅度不大又足够表现出敬意。这是琴音提前教她的现代礼仪。

望月先生端详了辉夜一会，像是欣赏，却又不知道拿她怎么办。然后他转身，再侧回来，做了个“请进”的手势。

“我们进里面的房间说吧。有些拥挤，见笑了。”

里面的房间约六个榻榻米大小，只摆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除了几张纸，什么都没有放。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擦得不是很干净，留着几列竖排的粉笔字，用很夸张的箭头来回连接，看不清是什么，大概是之前的古文本书吧。

望月先生示意辉夜坐下，从角落的炉子上拿下茶壶，倒了两杯茶。

“您的履历书，我看过了。”

他开口。语调不算特别正式，但也没有那种随意的感觉。

“您从德国的 Gymnasium（文理中学）毕业，又考取了高卒……然后拿了指导者认定证……说起来，经历的话，还真是有点特别。”

辉夜点头。“是这样。因为成长于海外，所以适应日本教育制度耽搁些时日。”

“不过，日语非常流畅。”望月先生说着，视线看向辉夜。“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以在德国长大而言十分流畅……不如说，和日本的年轻人相比，用词有些不一样。”

辉夜心头一动。前几次面试，也有面试官这么说过。不过按照师匠的说法，这种特征在望月义塾会加分也说不定。

“因为家父从小让我接触古文，”她说，“因此遣文造句或许不免老派。”

“是这样啊。”望月先生没有追问。他喝了一口茶。“那么，虽然或许有点快，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能否请您做一次模拟授课呢，我来扮演学生。时间是 15 分钟。题材的话，我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他从桌子上的几张纸中拿出一张，转了一下推到辉夜面前。纸上用间距很大的竖排打印着一篇古文。辉夜低头看了一眼。

春はあけぼの。やうやう白くなりゆく山ぎは、すこしあかりて、紫だちたる雲のほそくたなびきたる。

春日最是破晓。山顶渐白，少许发亮，染紫云缕闲横，颇有趣。

夏は夜。月のころはさらなり、闇もなほ、蛍のおほく飛びちがひたる。また、ただ一つ二つなど、ほのかにうち光りて行くもをかし。雨など降るもをかし。

夏日最是夜晚。月明之时自不必说，饶是暗夜，亦有流萤悠飞。又有几点星辰忽明忽暗，清幽喜人。细雨绵绵则别有趣。

秋は夕暮れ。夕日のさして、山の端いと近くなりたるに、鳥の、寝所へ行くとして、三つ四つ、二つ三つなど、飛び急ぐさへ、あはれなり。まいて、雁などのつらねたるが、いと小さく見ゆるは、いとをかし。日入り果てて、風の音、虫の音など、はた言ふべきにあらず。

秋日最是黄昏。落日斜照，近于山端之时，乌鸦归巢，三五成群，又或成双结对，急掠而过，可怜动人。又有雁群盘旋，渐行渐远，颇有趣。斜阳既没，可闻风声虫鸣，如是不需多言。

冬はつとめて。雪の降りたるは、言ふべきにもあらず。霜のいと白きも、またさらでも、いと寒きに、火など急ぎおこして、炭持てわたるも、いとしきづきし。昼になりて、ぬるくゆるびもていけば、火桶の火も、白き灰がちになりて、わろし。

冬日最是清晨。落雪之时，自不待提。纵霜色皑皑，抑未见霜雪而寒冽之际，急急煮火，散炭过庭，果然三冬时节正当如此。然而及至日高，暖气渐舒，地炉火盆无人料理，积化白灰，败兴。

《枕草子》的冒头文。辉夜扫了一下，然后抬头。

“那么，我开始了。”

她调整座位，坐到望月先生近旁，然后稍微侧身，把这张纸放回到望月先生面前，没有再拿起来。

“今天我们来读清少纳言所作《枕草子》的开头，四季一段。”她的语调平缓自然，就好像教过很久的书一样熟练。那是从琴音身上学来的。在无数的地点——在斋宫的寝殿，在长安的西市，在巴格达的圆城，在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琴音曾经在无数个晚上这样教辉夜学会当地当时的语言。

而现在，辉夜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朗读着，自己来到地上时，最初学会的那门语言。

尽管学习了现代人是怎么阅读古日语的，但有些习惯不注意的话还是没能改过来。比如形容词连用形结尾的“く(ku)”，辉夜总是习惯念成“う(u)”，一如我们后世能够在《竹取物语》中看到的那样。现代日语已经读“お(o)”的“を(wo)”，辉夜读出来依然带着“wo”的感觉。“ず(zu)”和“づ(dzu)”，现代日语已经读成一样的发音，但辉夜读出来，仔细听也还能听出擦音和塞擦音的区别。

不过这些细微的听感差异并不影响理解，只是带给望月先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眼前这个人说的不是一种已经没人说的古典语，而是当时当地，一位女子在把四季的感觉说给他听一般生动。

“春日最是破晓。”

她停顿了一下，让“学生”反应。

“首先，‘あけぼの(破晓)’这个词，现代并不常用，是在形容黎明时分，天色朦胧而尚未开明之时。清少纳言以为，春日这段时间最美。”

望月先生扮演学生，点了点头，然后提问：“可是，为什么这里只说‘春はあけぼの(春日是破晓)’呢？”

辉夜读着这样闲适美好的文字，自己不自觉地带上了微笑，看起来明媚动人：“补上省略的述语，就变成了‘春日破晓最好’，即‘春日最是破晓’。想象有人在问：‘四季何时最美？’答曰：‘春日最是破晓。’这样的省略，就如同作画留白，予人诗意，是贯穿《枕草子》的文风。”

“然后是‘やうやう（渐渐，yauyau）’。意思是慢慢、逐渐。按照现代语，要读成‘ようよう（youyou）’。事物正在变化的瞬间，这么说未免费解。只要闭眼，在脑中想象，若是某日早起，破晓之时，未见朝日就可见些少天光。”辉夜站起来，在黑板上用两笔画了一座简易的山。“极目远眺，突然，山顶有白色圆形冒头，原来是朝阳。天光照射，眼中万物，世间逐渐发亮——夜晚消散了。”在山的基础上，画了一个圆代表太阳，又用粉笔画了几道表示云。

望月先生只是听着。

“‘やうやう白くなりゆく山ぎは（山顶渐白）’，于是山的轮廓逐渐泛白。”辉夜用手稍微比划着表示语流，先画了一个略有转折的线。“‘ゆく（yuku）’表示变化方向，相当于现代语的‘していく（shite iku）’，本来是一个词，”辉夜又画了一道更为平滑的线，“现代人‘偷懒’，就把它说成了‘いく（iku）’。能感觉到吗？语言在不断变化。”

“‘すこしあかりて（少许发亮）’。‘あかりて’是‘あかる’的连体形接上助动词‘て’。然而注意，此处变亮并不完全，而是破晓才始，山际稍白。若是天光已然大亮，车水马龙，忙碌的现实就开始了，多少有些让人失望。因此是‘すこし（少许）’‘发亮的时候。’”

她看着望月先生。“这种感觉，对于没有照片和视频的古代，是多么难以传达，全凭清少纳言遣词造句，细腻生动——”

她停下摆摆手，可能是觉得有些跑题。

“‘紫だちたる雲のほそくたなびきたる（染紫云缕闲横）’，分开来看，‘紫だちたる（染紫）’是略带些紫。‘雲のほそくたなびきたる（云缕闲横）’则用‘ほそく（细）’来形容，云缕细长而意连，层叠不穷，又细若游丝。‘たなびき’，是说云缕延展在天上，蜿蜒飘动，后面的‘たる’则是表示存续的助动词。仅此一句，色彩、形态、动态，尽收眼底。”辉夜稍微闭上了眼，仿佛陶醉其中，然后又睁开。“这种美的意识跃然纸上，带着读者视线相随。我想，这就是名篇所以成名。”

望月先生沉默了一会，问道。

“这种解释，您是在哪里学来的呢。”

“是在读我父亲的藏书时……自己思考的。”

“自己思考吗。”

“是的。我认为这样的古典，常读常新。仅凭教科书上的解释，总会有学生感到无聊，但人对于美的喜爱应当相通。语言所传递的，便是跨越时间地点的情感。”

望月先生点头，示意她继续。

“那么，我们就进入夏季一段。”

……

授课结束，她停下了板书的手。

“以上就是《枕草子》冒头文，四季一段的概要。”

望月先生看了一会板书，又打量了一下辉夜，然后挺了一下腰板，调整呼吸。

“我在这里从事教育工作很多年，您这样的讲师肯定不能算是平庸。”

“我就当是夸奖来接受吧。”辉夜微笑着微微鞠躬。

“是夸奖。”

望月先生把上半身拉得和桌子更近，喝了一口茶，再以稍微舒适一些的姿势重新往后靠了一点。

“您的讲解中，能看出您自己的理解。对于古典，您不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生动的情感理解。那样很好。”

“说起来，您的履历书上写着从德国的 Gymnasium（文理中学）毕业，那么，您的德语水平怎么样呢。”

辉夜微微鞠躬：“日常生活对话、接受授课之类没有压力，然而并没有取得教学资格，如若有机会，我也可以再去准备考取相应的资格。”

“明白了。这样的事我们后面再说吧。总之，我们决定录用您。”

辉夜感到一阵欣喜涌上心头。那是每次她融入社会后都会有的感觉，熟悉得令人感到有些害羞，又十分美好。在陌生的时代、陌生的地点，渐渐听懂异国的交谈时，在当地人逐渐觉得她是在本地长大的时候。每一次。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薪资待遇的事……”

面试结束后，辉夜在义塾门口和望月先生道别。

雨已经停了，路面上残留着水光。路对面书店的店员正在把被推进去的书架重新推出来。她站在文具店的门口用那块历史有两百年之久的手表看了一眼时间——三点二十分。然后把手机拿出来，给永琳打电话。

“录用了。”辉夜一如既往平静地说着，但心中的喜悦不是假的。

永琳的祝贺。“恭喜。以公主殿下下的实力，我知道一定会是这样。”

“我先去一趟 8-Twelve，然后自己回家就行了。”

“公主殿下，要注意资金管理哦。”

辉夜笑笑。“知道啦——”这句话已经成为她现代日语里的口头禅了。

她看着水洼的倒影，轻轻地走着，尽可能不踩起水花。然后她停下来，回头看着望月义塾的招牌。

在这家义塾能干多久呢。有可能几年就失去兴趣，不干了吧。但这样的感动，却是积攒了一千多年，还在不断增加。就算如同过去一样，终有一天会结束这样的日子，只要她记得，那么这样的日子就在那里，没有消失。

作者 Archive Aeonivacuum · 许可协议 CC BY-NC-SA 4.0